



夷際遺稿卷三

上宰相書

十一月十二日興化軍布衣鄭樵以衰老之病不任道途再行遺書獻于相公鈞座樵生為天地間一窮民而無所恨者以一介之士見盡天下之畜書識盡先儒之闡奧山林三十年著書千卷以彼易此所得良已多而斯心所不能自己者其說有三故投考入京華載書詣相府其一為樵暮齡餘齒形卑影復鉛槧之業甫就汗簡之功已成既無

鄭樵

漁仲

子弟可授又無名山石室可歲每誦白樂天恐君
百歲後減泯人不聞賴中歲秘書百代多湮淪之
向未嘗不於咽流涕會茲天理不負夙心仰荷鈞
慈果得就秘書者投納蓬山高迥自隔塵埃芸草
芬香永離蠹朽百代之下復何憂焉其二為兵火
之後文物蕩然恭唯相公撥灰燼而收簡編障橫
流而主吾道使周孔之業不墜於地士生此時寧
無奮發推也願討理圖書以自効使東南之畜書
已盡今古之畜譜無遺金石之文鼎彝之志莫不
陳于前前年五月十三日投納是月二十七日伏

蒙提者之晨特與嘉歎既歲終會計指揮收入校
讎之籍與先儒之書等嗟乎伯牙之琴為雷音而
鼓馮驩之鉄為知己而彈此某所以甘心焉其三
為修書自是一家作文自是一家修書之人必能
文能文之人未必能修書若之何後世皆以文人
修書天文之賦若物也皆不同形故人心之不同
猶人面凡賦物不同形然後為造化之妙修書不
同體然後為自得之工仲尼取虞夏商周秦晉之
書為一書每書之篇語言既殊體制亦異及乎春
秋則又異於書矣龍衣書春秋之作者司馬遷也又

典二書不同辭以其自成一家言始為自得之書
後之史家初年所得惟自同於馬遷馬遷之書遷之
面也假遷之面而為己之面可乎使遷不作則班
范以來皆各作矣按馬遷之法得處在表用處在
紀傳以其至要者條而為綱以其滋蔓者釐而為
目後之史家既自不通司馬遷作表之意是未知
遷書之所在也且天下之理不可以不會古今之
道不可以不通會通之義大矣哉仲尼之為書也
凡典謨訓誥誓命之書散在天下仲尼會其書而
為一舉而推之上通于堯舜旁通于秦魯使天下

無遺書世代無絕緒然後為成書史家據一代之
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書而修不能會天下之
書而修故後代與前代之事不相因依又諸家之
書散落人間靡所底定安得為成書乎樵前年所
獻之書以為水不會於海則為隘水不通于夏
則為窮途論會通之義以為宋中興之後不可無
修書之久修書之本不可不據仲尼司馬遷會通
之法萬一使樵有所際會得援國朝陳烈徐積與
近日胡瑗以命一官本州學教授庶沾寸祿乃克
修濟或以布衣入直得援唐蔣義李雍例與集賢

小職亦可以較讐亦可以博極群書稍有變化之階不負甄陶之力噫自昔聖賢猶不奈命樵獨何者敢有怨尤然窮通之事由天不由人著述之功由人不由天以旁達而廢著述可乎此樵之志所以益堅益勵者也去年到家今日料理文字明年修書若無病不死筆札不乏遠則五年近則三載可以成書其書上自羲皇下逮五代集天下之書為一書惟虛言之書不在所用雖曰繼馬遷之作凡例殊連任備異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觀春秋地名則樵之地理志異乎諸史之地理觀群書會

記則知樵之藝文志異乎諸史之藝文觀樵分野記大象略之類則天文志可知觀樵謚法運祀議鄉飲祀系敬樂府之類則禮樂志可知觀樵之象類書論梵書之類則知樵所作字書非許慎之徒所得而聞觀樵之分音類韻字始連環之類則知樵所作韻書非沈約之徒所得而聞觀本草成書爾雅註詩名物志之類則知樵所識鳥獸草木之名於陸機郭璞之後有一日之長觀圖書志集古系時銘校讐條論則知樵校讐之集於劉向虞世南之後有一日之長以此觀之則知樵之修書斷

不用諸史舊例明驗在前小人豈敢厚誣君子然
樵雖林下野人而言句散落人間往往家藏而戶
有雖雜林多貿易之價而鄉校有諷誦之童凡有
文字屬思之間已為人所知未終篇之間已為人
所傳况三十年著書十年搜訪蓄書竹頭木屑之
積亦云多矣將欲一旦而用之可也嗚呼雜成風
波易起深恐傳者之誤謂擅修國史將無容焉

與景常兄授字文樞密書

學生天地間藜藿二十有八年矣樵生二十有四
矣為兒時楚便有脫畧流俗志潤君子長者風

即規繩矩履不避風雨一求見馬首而還視罔罔
輕薄年少蹴躡千百輩若彌秋毫始讀古人書而
性真率不一記憶憚作時下文章喜盤詰聲牙
風雅古淡易春秋邃邁欲效之而未能也家貧無
文籍聞人家有書真造其門求讀不問其容否讀
已則罷去位曾不吝情寒月一憲殘燈一席諷誦
達旦而喉舌不罷勞倦不讀便覺舌本開強或掩
卷推燈就席杜目而坐耳不屬口不誦而心通人
或呼之再三莫覺春風二三月間弟兄二人手挈
飯囊酒甕質深山中遇青泉怪石茂林修竹凡

可以可人意向者即釋然坐卧一觴一咏累月忘
歸山林蕭蒼禽鳥不知人來爭食揮之不退牧子
樵夫澤藪相逢呼而不就坐即疑為神仙怪物不
問姓名睨之而去或採松拾橡澆花種藥隨漁狎
獵優游山谷間白得名教中樂地故夏不暑亦涼
冬不袍亦溫腸不餒亦飽頭髮經月不擲面日衣
裳胎臍相重不洗而貞粹之地油然禮義充足弟
兄親戚鄉鄰僚友謂為痴為愚為妄不相輩行也
而土木形質又好冲介自守不廣交游以求聞達
用是見斥於世誦曠宇宙若多所容焉一見閣下

便開懷許可推階前盈尺之地与之吐氣激昂青
雲且熟視詳聽了無難色已而旌節碩纓繫中挑
剔其所不知裁抑其所未及使山野之士聞之毛
寒盡戴白汗四匝胸中覺無膏盲疾不知周公吐
握何以適此而機宜學士落、糝、精神滿腹居
然是出群之氣真名家駒也不齟寒微兩屈輿從
手授忠恪廉濟大畧千萬餘言承顏接詞詞疑移
時布衣受知於此極矣倘犬馬之骨未墜於地當
效首領以報故不敢不盡其所能亦不敢不盡道
其所能厚也樵也嶮崿歷落可咲人也春言文賦

體物瀏亮。籠天地於形內。拙萬物於筆端。春雲秋
月。無下手處。疑不若屈宋賈馬。憑凌造化。隳括風
雲。所得騫邁絕去。翰墨豁徑。語出山間。筆歸罔画。
田夫女子。諷道不容口。疑不若鮑謝李杜。回既倒
之狂瀾。支已頽之岱嶽。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
能裁。千條折理一緒。連文捍辭。周孔俾申。韓楊墨
佛老重足而立。疑不若祖荀楊韓。天才英俊。後高拔
不群。朝野挹其風俗。人物推其表燭。落筆作文。言
語妙天下。千將莫邪。難與爭鋒。如日出冰融。蠟燭
人耳目。若不敢曰視者。疑不若王揚盧駱。或掉三

寸舌。柝傳王公。或清持公論。收降物議。如扣鐘如
懸河。如玉屑如琴瑟。聽之洒洒。令人忘倦。疑不若
蘓張裴樂。辣達宏博。摛撫古今。出入義皇。驅馳絲
邈如徑筍。如肉譜如五棍。龜如人物志。如入宗廟。
觀祀樂器。疑不若遷固。款向經倫。韶略勦律。理窟
畫地布某。炭不可犯。如入武庫中。但見五兵縱橫。
疑不若孫吳。英衛乃若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
平生之言。握手入地。不軼毛髮。厚也樵也。仇牧荀
息。其人也。利不可回。威不可却。義存友道。視死如
歸。斐然英魄。與秋霜爭嚴。厚也樵也。程嬰杵臼。其

人也伏節奉使有死無二直挫虜虎而奪之氣其
吳姿激奮動人毛髮厚也樵也毛遂蒲相如其人
也岩之清奇壁立萬仞精神動天威毅貫日義理
氣凜之逼人若有寒色厚也樵也荆軻聶政其人
也孤城圍急飛鳥不敢度獨能自質鉄鉞極危亡
於菹醢中壯羞諒節類嵩華不吾壓使英蕩之命
不委于草莽厚也樵也解揚其人鉄腸石心勒忠
孝身全君父啣笑就刑生為萬夫雄死為壯士規
厚也樵也紀信其人也抱松筠之節歲寒不凋堂
堂直道讐惡豺狼若象牙若犀角疑若有不可拔

氣厚也樵也孫武其人也膽幹應辯隱有城府寡
歛之祺斬却支之首懸旌萬里揚威昆西何其壯
哉厚也樵也陳湯其人也生不封侯死不廟食非
丈夫也勃之雄飛氣吞逆虜期以羊裘尸而後已
厚也樵也馮援其人也標格逸亮洒出物表臺閣
生風奸雄斂手砥礪名節慨然有澄清天下志厚
也樵也范滂其人也寒裳赴義擲走輕生雖白日
砥骨而峰岨不頓嘔肝漑血號呼欲絕天地聞之
多置顏處厚也樵也向雄其人也憂以辱主辱
以死篤在三之義雖晉崎嶇晉陽而端冕繼德節

愈恭義血點、模胡御服誠疾風中初草厚也樵也稽佞其人也張胆厲聲獨首奪色臨刃鋸鼻鑊而言詞益壯吐忠飲憤含胡而飽在今与古盖千一焉厚也樵也顏杲卿其人也一握義氣刺奸別邪而其燄萬丈使蜂毒狼威絕然疑阻而不得逞其畏人厚也樵也何蕃其人也擁疲卒嬰孤墉抗方張不測之虜梗其喉牙掣其首尾生雖不能報君死當為鬼以擊賊背裂面血疊尸通道古之烈夫也厚也樵也張巡許遠其人也此志不展則栖遲林野長嘯泉石負耒而耕破北隴春烟叩角而

歌殘南山夜月一丘一壑一山一雲便足了一生事下視勢利而胸懷洒洒然者厚也樵也向子平實孝威其人也然則厚也樵也何人也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謂能死義之士也謂人生世間一死耳得功而死、無悔得名而死、無悔得義而死、無悔得知已而死、無悔死固多難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蒙塵蒼生鼎沸典午興亡卜在深源一人耳厚兄弟用提一死以信功信名信義信知己故比見閣下以求其所也王房章曰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史臣謂其真忠蓋天性也厚樵自

卜其 若胡越相視則知人豈真易哉閣下莞樞
庭為天子大臣厚樵風塵布衣在天地間一蝼蟻
數當代文伯閣下憲司之厚樵未許籍銜官列閣
下出入三朝為時元老厚樵黃嘴經生耳且閩蜀
相乖彌萬里遠近之相懸貴賤之相懸賢不肖之
相懸先進後學之相懸其間事宜百數駟舉烽燧
傳呼不相及者何以三見問而分不問毛髮蓋磁
石取鉄以氣相合固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既竭吾
蟲淺不逃鑿裁當展盡底裏以俟採擇厚遠遂而
痴樵出窻而愚厚痴絕樵愚絕厚於世俗有領袖

樵於人物有林藪厚見理如破竹迎刃而解初無
留手樵見理如攻堅木終自擘折稍遲耳厚於文
如狂瀾怒濤滾滾不絕樵於文如懸崖絕壁向之
斐然寒人毛骨厚仰視韓愈如不及樵下視李白
如常人厚下筆如迅馬歷隴阪终日馳騁而足不
頓且無蹶失樵下筆如大匠掄材胸中暗有繩墨
每作文：成自不曉其義必求厚為之解說然後
胸中恍然者厚常曰我弟文章合有神助不然何
得乃爾厚得之易得樵而後峻樵得之終得厚而
後理厚得樵而城壁固樵得厚而朱紫分厚貞粹

之地可容樵千萬輩而峰岨孤峭樵自出厚之右
享應辦多方樵遲鈍有隱思厚臨倉卒若素成
俾有餘波樵臨倉卒若暴疾昏黃徐而畜之了卒
一塵相累使厚司臺諫則世多豺虎跡使樵直史
死則地下多寃人智解文鋒氣挫虺虎使於四方
不辱君命則厚優於樵正固幹事不避鎔錡能事
若其身為紀綱先樵亦優於厚當官正色不畏強
禦則厚優於樵小心事君僿倦朝夕樵亦優於厚
至當廟廊擁幼君當大節而不可奪則厚能之樵
亦能之臨時廉節子義出入無私交之行可為百

僚則厚能之樵亦能之斟酌治辭如扁鵲治疾盡
見五臟凝結解紛排難如庖丁斲刀多少留又厚
能之樵亦能之厚也樵也平昔囊橐中短長不出
此耳推短論長於閣下有望焉古者將門必有將
相門必有相故蕭何之於韓信羊祜之於杜預王
導之於紀瞻李勣之於戴冑皆相首尾以成功名
厚樵生平用心於古人閣下亦以古人許可率犬
馬之齒未在桑榆正當戮力周旋閣下著一鞭於
中原使白骨更生寒灰復燃特及掌耳惟閣下置
之肝臆而終始之

典景常兄投江給事書

國有可質而吊可吊而質者士有若達而窮若窮而達者此理甚明而甚幽甚微而甚著知者或失之十五愚者或得之十一得失之機尚不容禘請為閣下開叙其端厚樵蒲陽田家子也亦徑生也非愚非智所恃者胸中無膏肓之疾解系排難洞肝徹臆過不平事則執中振衣達旦不寐奔往掉赴若將後時用持此說躡僑擔登不避風雨求見通人而論之得通人則論不得通人則不論也當海宇晏清方隅寧謐長揚羽獵謝鷹走狗吳妹荆

艷盡態盡妍時也人以為可質厚樵以為可吊白又雲屯蒼生鼎沸天子蒙塵百官連頓宮中生棘雨露霑衣時也人以為可吊厚樵以為可質昔馮道馳馬之喻得之矣恢黃金纓紫後乘肥馬廕廣廈美食大觀重門高第是輩也人以為達厚与樵以為窮面色鰲考形神潦倒朝夕藜藿不計飽煖是輩也人以為窮厚与樵以為達昔韓退之放荆潭詩序得之矣馮道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山中過井陘之險躍馬蹶躓不敢怠啣轡及至平地謂多足慮遽跌而傷此無他蹈危者慮深而獲

全居安者惠生於所忽人之情也請以建武天寶
之事以明之開元之際太平之日梨園窮緣相之
妙驪小極土木之役自以為太平磐石之固子孫
萬世帝王之業也豈意禍起蕭牆奸生帷幄媿
魚由乘輿播遷蜀山秋草相對何心厚子樵所
謂可賀而吊已然之明驗也火德中微賊臣內擅
黃巾赤眉連山亘谷四方之盜如雲而起人謂漢
家血食於此已矣世祖赫憤南陽徒步奮呼天下
不約而從者搃百萬之師使高祖之業不絕如綫
未幾建武之隆頌聲洋溢豈天意哉或人力也厚

樵所謂可吊而賀已然之明驗也退之嘗曰和平
之聲淡泊哀思之藪要妙懽愉之詞難工窮苦之
言易好此多他樵悻起哀思膏梁生痼疾人情之
常也請借諸葛王衍之事以明之典午衣冠以浮
虛相誕而夷甫以風流儒雅獨成門戶雍容風格
洒落人耳目以為雲天上人笑及臨小患害依
頓畏避莫敢支吾頹墻之禍殞身赤族此夷甫之
達厚子樵得而窮之也諸葛武侯瑯琊曰翁也躬
耕隴畝風日刺其肌蔬糲攻其腸笑然曠四海
若不容其軀一旦感會於蘋蘩中談笑而取岷蜀

君臣相遇以魚水為不若何其一身計之而不足
天下計之而有餘此武侯之窮厚与推得而達之
也以往鑒今止國家可頌之辰而羈旅求達之秋
然照虜未羈亭障未削皇圖未復調發未弭父兄
之耻未洒天地憤容日月奪色至尊旰飧虎枕戈
亦上下愁蹙之時也以厚与推觀之勁敵不足憂
弱卒足憂貧賤不足憂富貴足憂則為厚与推者
易為凋下計者難矣蓋艱難之至勤則易曉犬
羊之兵驕則易敗敵亂之俗易成飢渴之民易
得况以夷狄之五不當中國之一驅飲憤三民伏

義奉辭以吾多莫制彼無莫以吾重地制彼散地
以吾銳氣犯彼歸氣吾專為一彼分為十取用於
國因糧於敵險其勢短其節如轉圈石於千仞之
小從不能正藁街之戮長纓之羈亦足以攄生靈
之憤刷祖宗之辱兩宮帳殿必不寥々於穹廬沙
漠之鄉也為國計者不尔易乎若今日之兵教導
不明典刑不正溺於疲將之手持之失其紀律進
無銳意居有亂心取之則亂不取尔亂取之其
亂速不取其亂遲信乎為兵計之難也厚与推野
人也身不行君之緩口不膏君之粟得志則行其

義不得志則肥遯山林一丘一壑一觴一詠下視
勢利如擺脫鴻毛耳為厚子樵計者不亦易乎若
閣下衣人之衣懷人之憂乘人之車載人之患食
人之祿死人之事當此時也不能棄天寸功名以
自効使國家無環視之責而臣子之心所以自為
者宜何如信乎為閣下之難也然人之所以憂者
亦不足憂為國計固易為兵計不難為厚子樵計
固易為閣下計亦不難乎其進也則狂瞽之見庶
裨萬一以所為難者而為易若反手耳奈德厚信
而未達不敢深辭以求媚如其不遇則天也命

也夫復何言且為閣下言之我冠帶曳裾投刺者
或挾親而見或挾故而見或階緣親故先容而後
見也迹相仍秩相屬也然有畫一奇吐一策為閣
下計者乎有人於此親非崔盧故非王、賁又多左
右介紹為之先容敢伏天下大計堂、求見閣下
謂此人胸中當何如哉世有非常之難又有非常
之功又有非常之人豈常人所能賞監哉厚子樵
見今之士大夫齟齬不畜遠略卒足與計者用自
獻於閣下昔蕭何薦韓信於行伍鄧禹薦寇恂於
偏裨周瑜定交魯肅於閭閻元直推轂孔明於隴

彭厚樵誠有望焉嗚呼羽毛既成因風而騰鱗甲
已就待雲而興厚樵風雲閣下宜司牧之

平生滿屋簷
書三十季未蕪
齊餘固語是
彈斲雖誦萬
舍棄擲鉤蟬
負華多氏辭





